



葉林宗藏本

錢遵王藏本

史通殘本後十卷

史通卷第十一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序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於其功也名也莫不汲焉攷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闢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驕商冒之與魯閔俱一從物化



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未滅者矣苟史官不絕
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
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
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
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
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
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
家者其可缺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其一條
蓋史之建官其未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
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按周官禮記有大史小

葉氏藏書

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
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
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
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
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
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修於周室名目
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
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
高周楚晉則伯廩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茲歷代史
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趙鞅晉之一大

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渾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關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按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太史高執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弑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覲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楊雄之徒竝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漫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飈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其二條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
跡言行蓋効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其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
及諸列傳載記又揚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
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者蓋當時著
述之所也自章和己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
繼在乎其中而都謂著作竟無它稱其四條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即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
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即一人謂之大著
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即八人宋齊己來以佐名

葉氏藏書

施於作下改佐著作即為著作佐即舊事佐即職知
博採正即資以章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司其憂
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
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即者若中朝之華嶠陳
壽陸機束皙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
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茲史官之尤美著作之
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曰循無所
變革若劉劭謝吳頴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其五條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按
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却正為秘書郎

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枝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榮為其左華嚴為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其六條

偽漢嘉平初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凉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與西凉三朝記事委之門下南凉主烏孫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叅軍郎詔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

葉氏藏書

苞後燕之董統是也其七條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它官不常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晉秦以來三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置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其傳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其八條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
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効江南叅雜其間變通
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卽爲上士佐卽爲下
士名謚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
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
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其九條

鑿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
鸞渚爲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厥館宇華嚴酒饌豐
厚得厠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
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惜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

葉氏藏書

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詔曰修
撰國史義存典實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
難堪斯任竊聞近日已來但居此職卽知修撰非唯
編緝訛舛亦恐漏洩史事自今後宜遣史司精簡堪
修史人灼然爲衆所推者歸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
不得輒聞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由是
史臣拜職多取外史司著作一曹始成虛設凡有筆削
畢歸于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
直辭見憚敬播以叙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
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其十條

又按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動代舊
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
右紀錄帝言及賓客訓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
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
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
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
書省如庾自直崔濟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
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
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即居其左舍人居
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

葉氏藏書

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
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
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
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也夫起居注者編
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
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稱之以成功即今為
載筆之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

其十一條

又按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
女史記事規誨之所攝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

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
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
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
即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
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
未聞位號隋主王劭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
具錄內儀付于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羊
高作傳漢魏之陸贄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
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

葉氏藏書

歸之其十二條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
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
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雋識
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
須而成其歸一揆其十三條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
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按
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
王沉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

有佚文

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
嗣宗沉湎翹夔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措置時事裁
成國典乎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
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
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相雜生
則厚誣當時死則惑來代而書之譜傳以為美談
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歷行事稱其所長則云
某代著某書某年成某史如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
諸如此類遂使讀者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
昔魏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効歟其十四條

葉氏藏書

史通卷第十二

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 總十八條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者云
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
生焉又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
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
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典策至於春秋
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

可得言者然自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
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
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
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

右說三墳五典

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
論其議刪為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繆其言百篇而
各為之序屬秦為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孔
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
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

葉氏藏書

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終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
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泰誓
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
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
誓不同故漢魏諸儒謂玄馬融鄭肅也咸疑其繆古文尚書
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壞孔子舊宅
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
十五篇更以古文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屢採
其事故遷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為之訓傳值武帝
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

恭字下
有五字

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馬鄭玄杜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預也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晉元帝時王豫章王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微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為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至於大航購得詣關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梁武帝時為博士議曰孔叙稱伏生誤合五篇蓋文句相連所以或

葉氏藏書

合舜典又有曰若稽古伏生雖云昏差何容傷由是遂不見用也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者焉

右說尚書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現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

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鄒氏元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
公孫弘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顏二家之學宣帝
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
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儒
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用逮和帝元興
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
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預所注者

右說春秋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

葉氏藏書

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
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
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
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歸自古帝王公
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襄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
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
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政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
世太史公司馬談歆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
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
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作十二本紀十

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
記協厥大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
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
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張漢晏書注六十
篇歿後亡失此說
也非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記三王
世家龜策日者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
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
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馮舊典以釐其繆
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右說史記

葉氏藏書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
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
仁晉馮肅段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
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
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偽新誤後惑
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
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
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
下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
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

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
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
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
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
奉詔校叙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
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
作而古今人表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
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初
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
刪為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年乃就其言

葉氏藏書

簡要亦與本傳並行

右說漢書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
敏司隸從事孟冀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
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
世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
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充雜作紀表名臣節
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
珍等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
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

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
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
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
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
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光祿大夫
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
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生事徙朔方上
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西遷史臣廢棄舊文
散逸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于名賢君子自本初
已下關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記殘缺至晉無

葉氏藏書

無成大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作綴其所聞
起于光武終於孝獻歸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
旁引庶事為紀志傳凡一十三篇號曰續漢書又散
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帝紀十二皇后
紀二三譜十典列傳七十譜三總九十二篇其十典竟不
成而卒自斯已後作者相繼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
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
存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
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
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東陽太守

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十三篇世
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右說後漢書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紀繆襲草創紀傳累
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沉大將軍從事
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
撰定其後王沉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
多為時諱殊非實錄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
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峻孚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
至少帝時更勅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

葉氏藏書

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瑩為首當歸命侯時廣昭先
已曜瑩徒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曜瑩續成
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至晉受命海
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
篇夏侯湛時亦著書魏見壽所作便壞已草而罷及
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頴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
誠有益風化頴多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
書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
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
其流最多宋帝以國志載紀傷於簡略乃命中書裴

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之志者以裴注為本焉

右說三國志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皙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郡王銖有著述才每私錄晉書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為其同僚虞預所斥坐事免官家貧無貲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墨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

葉氏藏書

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銖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史于寶亦撰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編記兩帝近則唯叙六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舊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

國書為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序例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右說晉書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言孝建初又勅南臺侍御史蘇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山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曰何孫山蘇所述勒為一書其臧

葉氏藏書

盾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關而不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為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

右說宋書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其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紀八志十

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
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
在沉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春秋三十篇
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詬燔之然其私
本皆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右說齊書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
卿秘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
從焚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
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

葉氏藏書

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當朝務兼修國史
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右說梁書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為撰史學士其
武文二帝紀即顧傳所修大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
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
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常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
篇續奏而依違在再竟未絕筆皇家貞觀初其子思
廉為著作即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藁加以新
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述為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

六卷今並行世焉

右說陳書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或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諳其訛誘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着讓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傳暢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叅軍王度追撰石事集鄴都記趙記等

葉氏藏書

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為燕紀後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叙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其後申秀亮享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為蜀李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記李氏興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濬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

仲華護軍叅軍劉慶在東莞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
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昺又各著
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
符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其本
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
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
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叅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南洛
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啟頻
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為三
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

葉氏藏書

刪為秦記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
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為
左氏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趙思羣北地張
淵於真興承光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巨多
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北燕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
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馮
氏唯此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魏世黃門侍郎崔
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考其
其國書曰錄正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
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鳩集稽備而已

猶闢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
乃增其篇目勒為十卷鴻歿後永安中其子德寫奏
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偽史宣布大行於時

右說十六國春秋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為十卷而條例未
成暨乎元明廢而不述神麴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
浩、弟覽高閭鄧穎晁維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為十
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後以中書郎高允
散騎侍郎張偉並叅著作續成前史書敘述國事無
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

葉氏藏書

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
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
目俱衰時有校書郎中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
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
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大和十一
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為紀傳異科宣
武時命邢昺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導業補續
下訖孝明之世温子昇復修孝武紀濟陰王暉業撰
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寶二年勅
秘書監魏收博採舊文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

方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
史官懼相凌忽故刀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髣髴李
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
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諛齊氏
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
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
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
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
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
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斃於獄中群怨謗聲不

葉氏藏書

息孝昭世勅收更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書成嘗訪諸
群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
其書號為穢史至隋開皇勅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
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淡以西魏為真東魏為
偽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
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勅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
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
者猶以收本為主焉

右說後魏書

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

黃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
皇帝實錄惟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史官楊休
之杜臺卿祖宗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
秘書監王劭內令史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
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所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
有六卷其序云三十卷今世間傳者唯十六卷焉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
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
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勅其子中書
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
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葉氏藏書

右說北齊書

宇文周史大統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
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
八篇略叙紀綱仍皆抵忤皇家貞觀初勅秘書丞令
狐德榮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為周書五十卷

右說後周書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為書十八卷以類相從定
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
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
觀初勅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

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史並行於時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仍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譴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唯姚思廉貞觀二年起功多於諸史一歲合為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唯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

葉氏藏書

右說隋書

惟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温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與自立編年體號為實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焯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世復為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卿總統史任更增作傳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

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又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紀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于弘道撰為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纂錄皆素貴私家行狀而世人叙事罕能自達或言比興全類咏訶或語多鄙朴實同文案而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胷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叙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

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為三十卷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期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有憑焉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自餘編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

史通卷之十二

葉氏藏書

史通卷第十三

外篇

疑古第三 總十二條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為端緒歸其的準其餘事也則不然乃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葉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成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

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
記言之書重見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
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
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
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
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
終秦繆其書所錄惟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
至於興廢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畧可勝道哉故令
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按論語曰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可復

葉氏藏書

解說遂事不諫事已遂不諫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追咎又曰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能知自此引

經四慶注皆全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

義亦然是以美者曰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

也惡者曰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

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

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斯並曩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

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按魯史之

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

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大經亦皆如此
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
而芟夷不存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成其錄也觀夫子之
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
弑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語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
獨無其章魯多淫僻豈無刺詩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
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
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
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
蒙然靡察有如聾瞽故言今攷言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

葉氏藏書

十條列之於後

蓋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堯明峻德而陸賈新語又曰
堯舜之臣以屋可封蓋曰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
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
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墮其名以至於堯、不
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
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
、不能去緡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此
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
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

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以驗
堯時群小在位者又安得謂之堯明峻德比屋可封
者乎其疑一也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虞舜孔氏注曰堯之子丹
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
陽而書云其地在某有城以囚堯為號識者馮斯異說頗
以禪授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為證者矣而猶有
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為帝丹朱而
列君於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
者乎觀近有姦雄奮發自號霸王勤或廢父而立其子

葉氏藏書

或黜兒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
諸歷代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
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
曰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
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嫫劃地氣歎瘴雖使百
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
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
肩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
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

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南巢趙嘉遷於
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柳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
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啟所誅又曰太甲殺
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
人多不知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
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
戮並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啟之誅益仍可
覈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
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曰循故事生膺天祿其事不

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
啟之誅益亦猶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
雖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劾曹馬而獨致元興之
禍者乎其疑四也

湯誥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
慚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此則有異
於尚書如周禮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
使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
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
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

然則湯之飾讓偽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
會夫書之作本出尚書孔父截剪浮詞裁成雅語去
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歆滅湯之過增桀之惡乎其
疑五也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乘何者
稱周之盛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語殷之敗也
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
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為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
代之有呂相為書絕秦陳琳為袁檄魏歆加之罪能
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說竟列紂罪有倍五經

葉氏藏書

故孔子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
云安有據婦人於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
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言
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
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耻生
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
俯地何以為生含齒載髮何以為貌既而合謀二叔
狗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
名教生死無慚於義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

為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
隋讐雪怨眾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
其疑七也

事

論語曰夫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殷按尚
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
征伐結怨王室殊無媿畏此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
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按其書曰朱雀云文王受
命稱王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
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
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

葉氏藏書

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生加九錫行駕六馬及
其歿也而荀勗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以馬
之臣魏又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說也其疑八
也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
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
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
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
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
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盾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

王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雞
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為申
生之將廢也曰為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
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
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為福斯則當矣如云
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九也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傳云
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
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
公不說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

葉氏藏書

坐招訕誘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
猶懷憤懣况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
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識而周公自以
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寬阜陵一何
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
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事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
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
之以相研覆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書與近
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

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觀一邦之政則
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
然夫其所錄也畧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
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三代堯舜
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叙時事校
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
疑孟子曰盡信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策推
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沉之不實
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史通卷第十三

葉氏藏書

史通卷第十四

外篇

惑經第四 二十二條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未未之有
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
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
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
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
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
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

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洒掃陪五尺
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
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
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悵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
效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刑
詩讚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據其史文評之於
後按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
未論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敗國號為人杞
伯以夷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
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

葉氏藏書

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弑君各以疾

赴遂皆書卒

昭元年公子驪弑其僖公十年齊人弑其君悼公

而春秋但書云楚子麇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

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為
正卿不討賊地居家嫡孽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
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弑躬為梟獍則漏網
遺名跡涉瓜李乃擬指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
所未論一也 其一條

又案齊乞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由
常壽而春秋指其首謀捨其親弑 乞謂齊陳乞比楚

亦何異魯酒薄而卽卽圍城門火而魚池及必如是
則邦之闇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而好潔可行欺以
激怒遂傾瓶水沃庭俾廢爐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
曷不書弑乎直書云闇其所未論二也 其二條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
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
并含齋督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
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惡必書斯為實錄現
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曰桓恥而不
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

葉氏藏書

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夫君子靡憲章雖玷白
無慙良史其所未論三也 其三條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

八年注云不書盟也

吳夷也十二年注云盟不書侯耻之故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我盟我實豺狼

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耻而無耻求之折
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論四也 其四條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
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于讎
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王云
巨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及不沽書略大存小理乘懲

勸其所未諭五也其五條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歿皆書以名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其六條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弟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為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故難通既未釋此疑共其所未諭七也其七編於未諭者他放此也

葉氏藏書

條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天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按汲冢竹書與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之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其八條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燕伯者何公子陽生也傳

注云陽即唐燕之別邑子曰齊之事我乃知之矣

在側者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

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

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死張或

公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其九條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

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

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

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

葉氏藏書

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缺載缺畧如此
尋絳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其十條

按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

已降漸見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

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

相赴者也蓋當時魯史它皆倣此至於夫子所修也

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

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

之晉滅三邦大事也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而闕之用使巨

細不均繁者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為踈濶尋

字文子利作注

茲例之作蓋曰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其所未論十一也 其十一條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他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弑而不以弑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論十二也 其十二條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

葉氏藏書

墻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予奪請謝不敏 其十三條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所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實擁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按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其煩者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

人鄭奔其師隕石于宋五

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奔師出瑣語晉春秋也

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曰

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關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能而殫說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替一辭其虛美一也 其十四條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弑却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变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其十五條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

葉氏藏書

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審殖出君而卒自夏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殺逐其君者有五有隱閔般惡視此五君被弑昭被逐也二主莫不缺而靡歸使其有逃名者而孟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其十六條

又按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一故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已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言行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其十七條

按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已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固云仲尼歿而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耶其虛美五也其十八條

葉氏藏書

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焉必察之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覩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其十九條

昔王克說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擿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為詳之其二十條

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書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

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
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聒籠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
之學苟以專精為主至於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
於論大軀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
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推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
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
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
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于
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
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

葉氏藏書

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
於傳懼懼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
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漫有難左氏九條三
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
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
關款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
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
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

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必削
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司事以起問目所問以辨義
之精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為本諸稱曲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
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者將來之法其長一也
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
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群書至如
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觀
其傳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左丘明
恥之丘亦耻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
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

葉氏藏書

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
梁公羊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
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
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
正言既而先賢耆舊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陽耆舊傳等書
語林世說竟造異端強書它事夫以傳自委卷而將
班馬抗衡訪書古老而與子孫並列斯則難矣彼二
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滅哀
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謹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
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

形於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立明仍其本語就
加偏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晁錯
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彙削孟堅雌黃所稱
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
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得史臣之簡書此傳
流俗之口說故使隆從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
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
而奧如僖伯諫君現魚富辰鑿納帶王孫勞楚而論
九鼎季札現奧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
是也之類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知子聘魯言少昊以鳥
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
元八凱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華諷楚灵王
誦祈之詩其事明白非厚誣之類

葉氏藏書

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
班荆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
殺荀林父說文公敗楚于濮有夏色子服景伯謂吳
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祝他
稱踐土盟晉重耳魯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
申蔡甲午之類也
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
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
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肯臆
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
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
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薨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
公羊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疾太子至於關下雋不疑曰昔
衛蒯瞶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
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
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
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臬獍為曹禮法不容
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
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若以
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於內則為國隱
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疑經
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

葉氏藏書

之遺文夫子曰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與於實錄
付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
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
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
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舉此義
而左傳所歸無愧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
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
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
之赴告款重而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於策而
簡牘之記具有得失曰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
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
儒者苟識左氏作傳多叙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

國之賊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
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
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
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且當
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
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
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世家魯侯禦宋
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
遇唯在郊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堂出晉書諶子
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

葉氏藏書

夫乃止出禮記魯師城項晉止僖公而云項膏齊桓所
滅春秋為賢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
失政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穆居春秋
之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夫人出史記韓魏處戰國之時
而云其君楚陪莊王葬馬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
云生在鄭穆之年出劉向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
趙簡子之日出史記扁鵲傳樂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
獵犯顏直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
臺累碁申誠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
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

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多世之學者猶未
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
後迄及魏城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
冢獲書全同左氏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
瑣語師春在焉案紀年瑣語載春
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
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東哲云
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
虞東哲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顛取其文以相杜
預申以注釋注謂注解釋
謂釋例干寶藉為晉紀事具干寶
晉紀叙例
中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

葉氏藏書

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
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譏褒諱之文
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
其真意故曰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
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
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
劣見矣

史通卷之十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史通卷之十四' and '葉氏藏書']

葉氏藏書

史通卷第十五

外篇

點繁第六十一條

夫史之繁文已於叙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
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及蓋語曰百聞不如
一見是以聚米為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
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
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惠殿者丹筆寫其字由
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
有繁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粉凡字經點者盡

此黃並得

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側
書亦用朱粉雌黃等如正行用粉或回數字或加足
則別注者朱黃以此為別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
知必據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曰其牲孔子聞之曰
公索氏不及二年矣一年而曰門人問曰昔公索氏
曰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曰今果如期而曰
夫子何以知然除四字二十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
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

葉氏藏書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
可伐也除三十一字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

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
舜謳謔者不之丹朱而謳謔舜年二十以孝聞三
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堯舉之除七字夏本紀

曰禹之父曰鯀父之父曰帝顓顓帝顓之父曰昌意昌
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
之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除五

十七字加五字案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
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
玄孫既上云昌意父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
復云為人臣今就于朱點之中復有此重複造次筆

削庸可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起時年

盡乎二十四其季父項梁父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

殺者也項氏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四

字厘華呂氏本紀曰呂太后高祖微時妃也生孝

惠帝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

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

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又戚姬幸

常獨從上之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

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踈如意立為趙王

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番侯策太子得

葉氏藏書

無廢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

為重矣今又見於呂后紀固可畧而不言除上

十五字加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景公

十二字卒糾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父

公孫糾父禘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

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字加三王世家曰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

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

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怜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即冒皇子賴天能勝

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
詔有司曰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
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
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
臣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
大夫臣湯太常臣克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
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
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
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怜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卽負皇子賴天能勝

葉氏藏書

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
詔有司曰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
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曰古者裂地立國並
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
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
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
子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除二百
八十四字加一字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畧點廢如
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籍為鑒

戒者爾凡為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聞焉求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紀略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

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抄撮他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督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唱嘆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徵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

五家世七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耻下文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之祠奉不絕除十五字加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

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為帝已而後歸帝號今齊湣王已益弱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欲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已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安在吾

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衍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洩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梁未觀秦稱帝之害也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云云吾将使秦

葉氏藏書

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矣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款從而帝之云云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款封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致酒七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云云除三百七十五字加七字屈原傳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大傳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賈生名誼

洛陽人也謫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聞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其詞曰云云賈生為長沙傳三年有鵝飛入賈生舍止於生隅楚人命鵝曰鵬賈生既以謫居長沙卑濕自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詞曰云云懷王騎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二矣除七十六字加三字扁鵲倉公傳曰大倉公者齊大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

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多驗詔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與其病之狀皆何如其悉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藥醫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中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已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歎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

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
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稟
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明歲即驗
然未尚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常以為人診病決死生
有驗精良今廢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九也齊侍
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
言也已上皆述一生醫療効
驗事除二百九十五字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公
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
吳王越王字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

葉氏藏書

狀貌甚辨按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為
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
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其文約其辭微
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
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
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功曹以為王生每嗜酒亡節度
不可從遂不聽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
遂引入官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
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
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

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
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前曰臣非知
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
丞除四字八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
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
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
在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既清亮詞又藻麗遂
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即誦詩即其詠史
之作也尚頃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且不
寐自此名譽日茂云云從桓溫北伐作北征賦其文

葉氏藏書

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其北
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北野誕靈物以瑞
德奚受體於虞者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
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
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便改移韻
從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
或為小勝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獨
寫云云謝安嘗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為揚州刺史自
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謝安
欲以卒道試之臨別執其手願就左右以一扇而授

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
庶頽者無不歎服時人歎其卒而能要焉此事出檀
道鸞晉陽
秋及劉義慶世說除一百一
百一十四字加一十九字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
女始笄妙選良配有心於劉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
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
坐此席者吾當婿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向
聞先生欲求快婿其人也除二十三字

史通卷之十五

葉氏藏書

史通卷第十六

外篇

雜說上第七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無君道稱臣、之罪如齊之
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
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
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
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何其乖刺
之甚也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栢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例一何乖踏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為謬歟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整峻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叙興

葉氏藏書

和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腹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詩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伴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卓絕如二傳之叙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惟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盾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枯自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立名

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又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蒼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謹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則謂智不如花猶善笑智不如鳥猶善啼皆可謂一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為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為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曰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

葉氏藏書

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魯閔連蹤丁卯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為嗤恠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肉中客食魚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灵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殮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

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
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
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
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
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
始知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
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
秋為乘尋汲冢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

葉氏藏書

公疾夢朱羅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
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實矣嗚呼
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聲響無由覺
悟也

史記八條

夫編年叙事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
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
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
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
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

美事遺略甚多

劉遺民曹續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
于今晉書則了無其名

若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
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又云劉向
揚雄博極群書皆服其善叙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
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
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
書其事乎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
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
之脉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

葉氏藏書

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
劉揚服其善叙事也何哉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
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謂管子
晏子也以為
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
官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
事弃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
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
衆不可以一介標末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
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

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司馬遷序傳云為太史七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出於縲絏此何其畧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出於縲絏者乍似同陵陷沒遂寘於刑又似為陵所陷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曰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修撰也廣招俊

葉氏藏書

客此跡春秋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闢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素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言唁臧陞扶死此闢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之賤所賤者唯以孺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

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懷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禘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檠狐箕服章於宣厲之年徵褻與禰顯自文成之世惡名早

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識責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魏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鸞鷲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

以之垂誠其不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
如魚豢魏略虞世南帝王論或叙遼東公孫之敗魚豢
魏畧議曰當青龍景初之已有彗星出於箕而上徹
是謂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
教不設而淫濫首施以或述江左陳氏之亡虞世南
取族滅殆天意也
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夢人着
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傳看之有文
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
知冥數非獨人事子長同病者也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
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天子

葉氏藏書

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
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
御者在茵上或駁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
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生溷淆無別公
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有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
魚服嫚遊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
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
矣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侯則
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晉而相排雖燕

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
方寸之中鴈行有叙使讀者閱文便觀舉目可詳此
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惟以品藻賢
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通襲祿位相承而亦
複界重行挾書細字比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
古今本殊表限必愜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
上終於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
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人
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
口也

葉氏藏書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
其_事剛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
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
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
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
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
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書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
未了

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
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

忘也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目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已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楊雄傳相類尋其傳

葉氏藏書

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班固稱項羽弑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怒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理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

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
是乎荅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
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
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
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
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
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
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
耶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

葉氏藏書

與前書編共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旣刪略班
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
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
賓戲並通亦宜同載者矣

史通卷第十七

外篇

雜說中第八十六條

諸晉史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翫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檀隱道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以歟道焉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歆益反損求妍更媮者矣

臧氏晉書稱符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

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勒為前張據石虎為後石也

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氏屬慕容沙漠西南地歸

司馬逮於符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

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

其不知量也張勳抄掇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摘此言

不從沙汰罪又甚矣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修

撰多聚異聞其為踳駁難以覺悟按應邵風俗通載

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

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

應氏所遺通而收其流俗恠說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

葉氏藏書

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

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

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昇之書暉後漢書唐徵

晉語近憑方等之錄謂皇家撰編簡一定膠漆不移

故今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

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據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

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

其言謹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昇作

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偽知

而故為罪之甚者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
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
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
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
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
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首而云班漢皇
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叙行事寄出外戚篇
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蓋由
讀書不精識字多闕徒以本記標目以編高后之年

葉氏藏書

遂疑外戚裁篇輒叙娥姁之事其為率畧不亦甚邪
揚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
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事而已而漢書蜀志
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庶楊能及經合義足
矯奢葬之憊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
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叙
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
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晉史本無列畢傳皇家新撰
以補前史所闕

宋略一條

裴幾原刪略宋史定為二十篇交繁撮要實有其力

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師傅官詔顏延年
元后哀冊文顏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
之上柱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
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肩首猜忌將欲取之必
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
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
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
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
若 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
可知無俟檄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宜異同存

葉氏藏書

武任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
論者其事甚下兼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斲矯言
欺衆且所為草藁本未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
擇豈非蕪濫者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佗說則末年
美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
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鄒無足致譏若裴氏者
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
所書謂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恥者則

加減隨意依違飾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求婚
不許此言尤可恠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
馬劉蕭韓王或出於巨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
成禁齋此皆魏史自述非佗國所傳然則北之重南
其禮若此安有黃旗之主親屈己以求婚而白登之
陣乃致疑而不納其言可欺不亦甚哉觀休文宋典
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
沈約正如一奴耳出關東風俗傳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
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

葉氏藏書

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
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
言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招拔之祖本李陵
之曹當時衆議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
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
流甚多僮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

北齊書史三條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曾其餘勇猶見所長
至如叙文宣逼孝請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
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稟盈起於曲

沃楚靈敗於乾蹊殆可連類也又叙高祖破宇文於
邱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鄢陵
之戰齊敗於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
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
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
俗屢遷求諸史籍蓋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
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慶士王孫輕
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為夥廬江目
橋為圯南呼北人曰儻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丁礼反

葉氏藏書

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曰
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昨俗
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
夏相雜音句尤媿而彥鸞伯起務諱存隱謂長為藏蓋為姚襄
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
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
不知君子所耻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多聞
以成博識如今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羗易臣
以奴呼母云娣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
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

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為益彌多矣
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
墻於近事矣而子李何妄加譏誚者哉

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藁仍存皆曰彼舊事定為新
史觀其朱墨所圖鈔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為虛
以是為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之撰

齊書

謂李伯

其廟號有犯時諱者

謂有世字犯太宗
文武皇帝諱也

即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為文襄改世宗為武成苟除
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故其
列傳之叙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

葉氏藏書

事迹擢居衰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瞶
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
未能精謹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真
偽難尋者不其痛哉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
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
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文悉
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
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

失事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
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書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
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它述用廣異聞唯憑本
書重加潤色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
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又多
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園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
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
以其中有鄙言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故致遺略

隋書二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
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克兩傳唯錄
其說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諂惑夫

葉氏藏書

史載言示後世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孰
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
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
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著述其皆若
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竄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
多濫終有亦可取焉

按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其叙錄煩碎至如劉
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其
失更多可謂尤而劾之罪又甚焉者矣

史通卷之第十七

葉氏藏書

史通卷第十八

外篇

雜說下第九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綯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又沈

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躰備言音律此正可翰林之
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季充撰翰林論擊虞如次諸史
撰文章流別集
傳實為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
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
班固叙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
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
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畢紀如
司馬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小其流
非一昔劉勰有云自卿雲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
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

葉氏藏書

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
言語必稱典麗良由才乏天然故事皆虛飾者矣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
遊覽追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安能援引
古事以訓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於此者觀
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卿則按文尤甚按王
劭齊
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敵武晉嗣未變胡俗
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回之以兼夏則知其
言不逮于而牛弘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
齊遠矣
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
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字

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字文則為汾州或謂之太祖怒曰何為間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言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按裴政大梁太清膏錄稱元帝使王孫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奴使廢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宋所載相類可謂直宇文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辨類蘇張賈生叙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膏錄則否矣

世稱近史編語謂言語也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御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

葉氏藏書

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

梁室云李雕蟲道長謂太清已後平頭止尾尤忌於時對

語儂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

亦同於此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

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借盜梁主必不捨其謚孫以姓名由酒對語儂故也又姚景略稱高祖曰得

既在我失亦在子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皮我稱予

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

也又蕭韶太清記曰云云温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

世隆之攻沒建州也怨痛之響上徹天閣酸苦之極

下傷人理此語皆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避聲

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字湏偶對此之為害其

多甚假有辨如麴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

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槩而書必求膏錄多見

其妄矣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駢
駟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迹言並飾讓猶能備其
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且瞻遠於近古我
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
荊州假稱德宣之令江陵之建業地闊數千餘里宣
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
言其偽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詰本不
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
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諸史通多失此晉魏及宋自
創業後稱公
王即帝位皆數十年間事耳夫功德日盛積進累遷
足驗也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王公及

葉氏藏書

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禮
儀何有者哉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撰錫遜
勸進新表又詔入奏請注一時損盡則始知唯王劭
無前後節文等差降殺也所撰齊志獨無是焉夫以累考古人以為辭如彥淵
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
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置書方於君懋豈唯
其間可容數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譏劭者隋史每論
皆云史臣
今故因其成事豈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
呼為史臣為輕其斯之謂矣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

則難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稱王
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魯入楚宮則
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惠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
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
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
缺如雜記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
三代求諸人理必不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者有七
蓋由向悞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
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為爭刺至於他篇
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

葉氏藏書

晏嬰居宋景之後

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景公時大旱三年夫謂

宋景為昔即居其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
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
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非其識不
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
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
實蓋事有不獲己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
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按蘇秦吞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

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
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
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从
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
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特為指實何其妄哉又
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瘠隱
形干齊王而作后此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羸失
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丘
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楊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

葉氏藏書

惟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
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
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
云劉勰文心已議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
其蜀主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鵲荆屍變而為鱉其言
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
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
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盖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
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昫裁書則磊

落英才粲然盈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
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非著述之功其
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
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
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叙事足驗憑
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
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讚其顏
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岩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為實
錄矣

葉氏藏書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
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
况此一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
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
蚌鷓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禴
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
蘇代所
言雙禽
鷓蚌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
一錄何止禴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
也

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
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沆甚多

至如蛙鱉竟長蛇相憐鸞鳩笑而後言鮒魚恣以
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恠並可引為真事矣
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
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
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躰
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
載良有以焉

雜說十條

葉氏藏書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
於太史者則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
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觀世之學者或
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殞
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
國亦猶武陵隱士遁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
世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
逢抵牾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
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謂也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

之道也至如漢代羊^公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
今並挂壁不行綴緝無絕紀豈與夫春^左秋左氏古文尚
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
而語哉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維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
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詞輒盛述顏子
稱其殆庶雖言則無愧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
人曰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楊雄寂
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謂嚴李柳司
馬之徒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

葉氏藏書

夫以宣尼睿哲子雲叅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
中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謙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
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恠哉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
人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
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
遠哉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
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叔皮
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
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

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
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躰而已非謂絲
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
也喜論人惟薄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為直吾無取焉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有沈
約又甚也後來君子幸為詳焉

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才擊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林
墨其鮮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
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

葉氏藏書

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楊雄
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

近代則不然其有彫蟲末技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

數卷如陳書陰鑑傳云有五卷其類是也或者書終至二篇如梁書

云撰同姓名人錄一莫不一二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

元記云撰搜神記同姓名人錄陳書姚察傳云撰西

征記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

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

列之事同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翟鑿
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
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關
如而位官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記也止具其
生前歷官歿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
粗陳一二么麼常事曾何足現始自伯起魏書迄乎
皇家五史通多此躰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嗣
者矣

史通卷之十八

葉氏藏書

史通卷第十九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於五行蓋累尤甚今輒條其
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
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志
類聚區分編之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
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

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
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子子伯
廖語款為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
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
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下云魯后莫定何邦
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謂齊侯于周按成公者即
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
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

業氏識書

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
何甚此其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
耳至於他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叙
火不突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穡不成直云
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
年代已隔去魯尤踈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
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
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尔求
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躰也

按本志叙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
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為駮
鷁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
再列其名省則都損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
記之不同也

第二科

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
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
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

葉氏藏書

而燕宴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宥燕樂憂
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
用之按其後七年王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效也而
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
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
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止出奔北燕所載
至此更無他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
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

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為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未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為失國而况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而事關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他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入

葉氏藏書

此科又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叙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輒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章句錯揉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洎存凡例按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始云元鼎二年二續云元鼎三年按

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續復云哀是歲而已不當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其重言事也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日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謹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骨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按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責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

葉氏藏書

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犖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安施爵賞坐貽妖孽謂得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也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一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大夫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災青歲月既

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為祥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志云嚴公

嚴公謂莊公也漢避明帝諱故改曰嚴

七年秋大水董仲舒

劉向以為嚴母姜與兄齊侯湣共殺桓公嚴釋公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水也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鄆夫以制勝克敵策勲命賞可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

葉氏藏書

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

亦謂十一年校其時月殊在

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况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倚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青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者也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大水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蚩夷猶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止水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

追車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貸與之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善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畦孟以為當有庶人為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

葉氏藏書

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為天下雄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叙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志云成帝建始二年小女陳持弓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踈闊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歲

者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曰以篡位夫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極災祥示兆事甚明忽而不書為略何其甚此所謂解釋雖謹義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畜懷孕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聞聲毋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灵受氣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準至在孕哺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

葉氏藏書

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運已定非誅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畜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槩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崩鷓退蜚於宋都龍交鬪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于時有識君子以為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昭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

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
聞輔申他說以茲後學凌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
厥昆爭私嫂者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
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
自任骨懷也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
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度徵之恒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為
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

漢書

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
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為害被於尚書春秋向則
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恠歷叙群妖述
兩彗為灾而不歸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
崔生鸕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蓋學有不同識無
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
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為早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
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
也

左傳云宋人逐楔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它有

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它弟辰以蕭叛班志書此
二事以為犬馬之禍此二事是班生自釋非引諸儒所言按左氏所
載斯流寔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鬪雞而傳芥衛侯之
敗也曰養鶴以乘軒曹正首於獲雁鄭殺萌於解黿
却至奪豕而家滅華元烹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
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採
左氏遺逸甚多也

按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灾青瞽括占候
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
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狗

葉氏續書

未逐近棄遠者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二十九種但其失既眾不可殫論故每

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按斯

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誠將來

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

兩雹而魚大旱大水雞豕為禍桃李冬花直叙其灾

而不言其應載春秋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二不言其應又

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和

三年綏和四年皆地震隕石凡四十總不言其應又

皇后二年武帝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兩雹大如
斧蜚鳥死成帝鴻嘉四年而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
旱者二昭成二年大雨水二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
狀被甲兵弩擊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惠帝

五年十月桃李花
實皆不言其應
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
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叙相如
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
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
削未周者耶不然何脫略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
生異義如蠹之為惑糜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
徵崩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成伯來奔亢陽
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
此事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
詳焉

葉氏雜書

五行志駁第十一

春秋時事違誤最多
總十五條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
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
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按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
鄭取溫陵射王中肩楚絕苞茅現兵問鼎事同列國
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
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求諸人
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為其時王子札殺召伯
毛伯按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

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云無冰凡有三載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

嚴王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陳討賊陳國闔門而

待之因滅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

按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

取譏隗叔終有封國之思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

未聞按陳前後為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

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

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

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公嚴

葉氏藏書

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
乎下惟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嚴

始稱王兼地千里按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荆尸

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為王已四世

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

文宣釐即僖皆依本書不改其字已下同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

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叙事有違亦占候

失中者矣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而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

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按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是世懸殊言何倒錯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喜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按本

葉氏藏書

經書文四年楚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為隣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戾譏太子產而殺之

在事

襄二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

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為時則有火災赤青之明應也按灾

祥之將應後來事蹟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恭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

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
焉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鼯鼠食郊牛角襄公十
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自此後晉為雞
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不在
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
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
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為天下
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
漸將日甚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

葉氏藏書

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
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
然而穀梁謂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礼自擅在
茲一舉而已非是知政由審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
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
二傳遂廣為它說多肆侈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
甚何其妄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
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
敢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事晉國晉君還事之

按晉厲公所尸唯三卻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
州湍旣死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浦誤也悼公嗣立
當為州湍事見王劭續書志
選六官者皆獲其事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楊
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公生在己寵
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
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
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曰
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弒自取淪辱也豈可
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為

葉氏藏書

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
曰角亢大國之象為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
晉按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
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為田和所滅
又七年晉靜公為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
百餘年辰象所躔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太踈闊者
哉且當春秋旣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弒君
越滅吳魯遜越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
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
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

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為目殊為謬也尋斯失所起可
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
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
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
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
引災祥用相符會白珪之玷何其甚歟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
梁山崩七年鼯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
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按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
孫本無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憤而卒論其義

葉氏藏書

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媿編諸逆黨何乃厚
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
歟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闕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
以為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
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鬪三國以自危亡是子產任政
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
銷災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
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為
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穎

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
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
載於經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
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
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
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
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
陳太子偃師楚白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

葉氏藏書

書陳火災按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疑見
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
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
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
其効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
于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其壘歟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
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
載於經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
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
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
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
三覆所由斯蓋孟陞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
陳太子偃師楚自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

葉氏藏書

書陳火災按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疑見
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
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
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
其効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
于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史通卷之第二十

外篇

暗惑忤時

暗惑第二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
人有以髮繞灸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
者矣夫髮經灸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
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
取怨千載夫史傳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
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也 有焉今聊舉

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
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
不能制若左慈易盾為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
可移禍所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于羑里
孔父阨于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
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
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
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

葉氏藏書

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按太史公黃
帝堯舜軼事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
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邪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
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
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歎以為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竄隆異等修
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做偽伴有遷革
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

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昔陳
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謀從縊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
書今古稱恠况叔敖之歿時日既久楚王必謂其復
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
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
類夢中行事豈人倫為者哉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
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婦乎田成子難曰夫人
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
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按左氏傳石碣曰陳桓公方有

葉氏譜書

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
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
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田家世家之論成子也
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釐革故獨舉其
失以為標冠云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
弟子相與共立為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
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兩具已而果兩商瞿長無子
欲更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
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

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我言語師商
可方面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推
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哲
逮尼父既没方取為師以不谷所問始令避坐同稱
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
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童
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
載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

葉氏藏書

往日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
皆故人新愛所誅皆平生讎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
反爾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
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群臣
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
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
逐烏雀按子房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仇此則忠義
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群小聚謀將其犯
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

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為禍亂
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群議沙中何無避忌為國之道
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
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
敷演妄益其端耳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
難曰按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
也昔大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
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
歟

葉氏藏書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
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
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
送至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
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止於野亭頃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漢時方伯儀仗諸侯
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葆填咽彼
草萊稚子齟齬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
安能犯騶駕凌檐帷首觸威嚴自陳襟袍其不可信
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黃綬群

官率彼吏人顯然佇候兼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
備供具憇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君止無常必公私關
擬客主俱窘凡為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
赴數重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
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諸
商賈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彌復難求群戲而乘如何
克辨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推而論之
了無一實異哉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
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

葉氏藏書

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
乃追殺使者云

難曰昔孟陽卧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羸矯號漢王或
主溝屯蒙或朝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
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
其舉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
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
之於匈奴其為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
猶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
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

為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
同綸紉聲遍寰區歎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
猶所不為况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翦堯鄙說閭巷
闔言凡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
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故特申掎捥辨其疑誤
者焉此蓋曹公多詐好立說謀流俗相欺遂為
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鴛侍講殿瓦皆飛云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
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軼項籍况
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武安鳴

葉氏藏書

鼓且瓦既飄墮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群臣焉得恬
然無害也

又晉陽秋曰胡盾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
父十餘日告歸盾賜絹一疋為路糧威曰大人清高
不審於何得此絹盾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
也名以定躰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
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
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之
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

一如張湛為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必多以為證則為廣川僧米待客並其類也

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緼口甘麤糲而多藏鏹

帛者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

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按知胡威之徒

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繆矣

哉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

求止籍番與决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及葬食一蒸菹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

一號目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始致滅性

葉氏藏書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已天屬必致其哀

但以苴經未幾悲荒遽輒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

也况嗣宗當聖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

居里巷者猶停舂杵之杵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救

而為其子者方對局求决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

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

推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

夕孺慕益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

勩肉内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况乎溺情耽酒不

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盖彼阮生

者不修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
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
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
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
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
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
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
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

葉氏藏書

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
中年垂耳順更加以六十六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
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
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
六年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
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
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
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手求其前
後無一符會也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群儒之別義練

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揆臆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詮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僨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忤時第十三

葉氏藏書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縮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一為中允四載不遷

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

發日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

請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

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

壞仕於其間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

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

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

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藝中朝江左

王陸千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
錄博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
已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
家其流蓋廣莫不願彼泉數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
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為書盛
言矜其贄躄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
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
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
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
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籍以

葉氏藏書

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
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膏公理以為可焚張蔡
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
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
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
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
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
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
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關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
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訟革於臺閣簿籍難

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盖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鬚舌僅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縉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躰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

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闡斯並曩時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項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盖總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

立科條審定區域僮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
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
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
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
編次無聞者哉此者伏見明公每汲於勸誘勤
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
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
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抵群公屢辭載筆之官
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爾抑又有所未論聊復一

葉氏藏書

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其職非一如張尚書
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
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寞乃使
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皆
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
乎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鉸故推為
首策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
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
奸臣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蓋輿西幸百寮畢
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畱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

家於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
轍旣而駟馬入函開排千門謁天子引曾生於宣
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
端揆望重台衡飛沉屬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曾不
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縉紳縻我以好爵其相
見也直云史筆開書為日已久石渠掃地思子為勞
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
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
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
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

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廢而我餘瀝
不需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
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
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
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
洛城非隱非仕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訕櫻心但今
者黽勉從事掣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
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
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為
恨况僕未能免俗能不帶芥於心者乎當今朝號得

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
武僕既虧功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
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
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慚無以酬答又惜
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
短共讎嫉之俄而肅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史通第二十卷終

葉氏藏書

題蜀本史通後

溪在史館日嘗於同年崔君子鐘家獲見
史通寫本訛誤當時苦於難讀也年力旣
往善本未忘嘉靖甲午之歲叅政江藩
時同鄉王君舜典以左轄遷自川蜀惠
之刻本讀而終篇已乃采為會要頗
亦恨蜀本之未盡善也明年乙未承乏
西來得同舊刻校子補殘刊繆凡若干
言乃又訂其錯簡還其缺文於是史通
可讀云昔人多稱知幾有史才考之益信

兼以性資耿介尤稱厥司顧其是非任情
往、揭撻賸聖是其短也至於評隲文体增
薄牽排亦可謂當矣善讀者却取焉可
也

前史官陸深書於布政司之忠愛堂

凡校勘粗畢譌舛尚多惜無別本可
參對也方俟君子昔人以思誤書為
一遠斯言殆未可廢也故宜如右世又
四日深再題

跋新刊史通

同年儼山陸子牧蜀三越月嘗病蜀本史
通難讀乃公暇釐訛續脫芟其繁蔓間勘
決其譏舉前失之失辟光弼一號令子儀軍
氣色益倍寒朗平反楚獄群疑亡而多理
出蓋其沉酣史館者三十來年才擅三長
稍出緒餘即義例峻凜論嚴取怒作史現
史之法斯備嗣今學史其知務循據豈直嘉
惠一方茲一時焉耳矣截短於為材其
長也自足於用也子玄復生當喜增

價何庸乎釋蒙

嘉靖乙未中秋日内江高公韶跋

史通者唐鳳閣舍人劉子玄所著也子玄
生秉異肩少有偉志甫總角即能上下
諸史包括寰區是書蓋其再入東觀所
成皆商確校勘諸家精語奇詭畢陳如
闕章囊螢裁剪掇拾光采裛聚吁亦勤
矣然語激而氣輕於道或未可會耳按子
玄語張說入證魏元忠事曰無誣青史爲
子孫累及答鄭惟忠所問文士史材之說
世稱篤論子玄者正亦不媿良直也已余
聞史事如繪家數種、貌形肖物逼真者

名家耳昔有中音人自慊其一 女畫史為
作者愈似則愈不當其意爰有移他眉目
媚好以媚之耳遂蒙厚賞焉嗚呼不虛美
不隱惡畫師固亦稱史也要之人文與時
升降聖王在上典史職者無亦醒人之徒故
夫虞書所載四仲厥民析鳥獸孽諸條諺
二十八字耳後之候氣觀象者所不能違
萬世律歷之宗也視夏小正秦月令何如
和禹貢一書豈禹自修今雖陵谷變遷天
文地理民風物產居然可見山經地志祇

蓋紛一耳乃春秋則仲尼約之以經世者可
以例論乎哉彼丘明遷固而下世亦有作未
暇深議史通歷有評品或者未免遺論中
間然有可以有諸仲尼者子玄嘗以史通自
擬太玄謂後世必有如陸公紀張平子者印
可千載矣詎知我儼山陸先生子淵以館閣
宿望出來叅江藩內外所著亦既富矣及左
轄吾蜀謂史通漫漶不可讀暇日節易而
翻刻豈亦憫其憤懣勤苦者哉子玄有知
寧不抵掌九原笑夫

嘉靖乙未歲仲冬九日漢嘉後學彭

序

葉林宗藏本子孫寶之



葉氏藏書

